

嘯傲英雄傳

金庸著



嘯傲英雄傳

下

金 庫

中州書局出版

凤。

老神仙，凤姑娘，一心和忘尘，大家动手，把各处打扫干净，除忘尘必须卧睡外，其他三人，皆可调息打坐。

时已初更，凤姑娘睡不着，忍不住开口问。中年妇人，快活谷主，她，被武林中尊称为老神仙而得名，其实，她已经是古稀高龄以上的人了。凤姑娘询问，她笑了笑，道：“怎么，没有住店房舒服？”凤姑娘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是您怎么放着那多观院庵寺不去……”中年妇人一笑道：“那太麻烦别人了”

32

凤姑娘道：“奶奶，他们怎么办？”中年妇人依然微笑着说道：“很好办，他们有可去的地方。”凤姑娘道：“大戈壁太远了，再说那也未必能够平安。”

中年妇人嗯了一声道：“依你说，那里平安？”凤姑娘道：“咱们谷里不是有座佛楼吗？”中年妇人神色一正，说道：“凤儿，这要人家愿意才行。”凤姑娘道：“那容易，我去问问……”中年妇人挥手道：“不可以，你不懂，睡吧！”凤姑娘还要说些什么，但目光一扫，只见中年妇人已闭上双眼，竟一吐舌头，不敢出声。

三更！不远处梆声频传，渐渐远去。蓦地一声极轻极轻的响声传来，凤姑娘悄然坐起！又是一声，这次近了许多！凤姑娘笑了，默然而笑。她由这响声中，听出来第一声在三十丈外，刚才的一声，却到了十七八丈地方，是夜行人！

此处，荒祠，位于西城角落。不用说，夜行人是有为而来。

凤姑娘敝目中年妇人，妇人打坐如故，似未查觉！但是凤姑娘明白，别说是夜深人静，就算在大白天，三五十丈以内，若有什么动静，也休想瞒过老神仙。

可是老神仙没动一动，所以凤姑娘也不敢动。凤姑娘虽然不敢动，但一双星眸却始终盯在老神仙脸上，似是祈盼什么，又似等待什么。突然，凤姑娘松弛下来心头的一口气，那人走了。

那人好一身出奇的轻巧，一跃十丈而去。不对！不对！凤姑娘又发现了一件事，刚才，那夜行人来探时，老神仙是神色不动！如今，夜行人走了，老神仙竟微微一皱眉头。

老神仙虽是微微一皱眉头，眼快而尖的凤姑娘，已看个清楚，她顿即恍悟，夜行人是去召集同伴，并非知难而退。

凤姑娘心思细巧，星眸一转已然得计。她自语道：“可恶，若叫你们吵了我奶奶，奶奶要这义孙何用，哼，我也不杀你们，可就不准你们过来。”边说，边整衣起身。星眸闪光，却始终看着老神仙。中年妇人打坐如故，凤姑娘安心了，迈步而行。蓦地，耳边传来老神仙“天籁神音”道：“一心禅师和忘尘道友，是客，别叫人扰了他们！”凤姑娘大喜，道：“孙女儿晓得。”

接着她身形一闪，已到了祠堂外的墙头上，好快！

她一身雪也似白的银衣，映着月华星辉，如同下凡人间的仙子，脸上含着微怒，面对数十丈外飞驰而来的无数好手。突然，来的一群黑影止住脚步。接着，在经过一番争议下，黑影群散作扇形面临进。

凤姑娘计数了一下，正正十名。由对方身法和动态上看来，无一不是身怀奇特功力的，凤姑娘当然不会怕，但却有些紧张。这时，十个不知来历的夜行人，已停步在十丈以外，他们没人开口，也不挪动，似有所待。果然，约隔盏茶之后，远处出现了两盏灯。太远了，虽是一条宽阔无阻的城墙根路，但还在里许以外，想要看清来人是什么样子，太难。

说它难，信不信由你，凤姑娘却又看清了对方。一共是六个人，一名彪形大汉，独步于前。大汉后面的约十丈远，最左最右是两名英俊的少年，各提一盏亮灯，正中间，一奇伟丈夫，虎步行威风八面。伟丈夫之左，竟是诚信王，其右，正是护国侯。

人近了，凤姑娘心头猛地一凛。她离开腾霄时，虽然年幼，这多年来，腾霄飞腾体态虽变，但凤姑娘仍然一眼就认出了腾霄。腾霄的身份，尚在伟丈夫右侧，这伟丈夫莫非是……”她想通了这一点，本来有心传声向老神仙禀知，但目光扫处，正看到腾霄在指点自己……，说之不一，顿止所念。

她有心一试自己这位二哥，也有心要实实在在硬生生的碰一碰那位伟丈夫，看看对方究有多大的威严！于是她飘身下墙，缓步迎上。

此时腾霄已得口谕，代传命令道：“十面埋伏，困住此女！”一声道“此女”，叫火了凤姑娘！姑娘眉作怒挺，目射怒光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最好还是你来！”

腾霄没有理她，再次传令道：“金大人去请出堂中的人来！”金大人，正是那边虎步于前的彪形大汉。闻令答应一声道，大踏步奔向祠堂。

凤姑娘这时沉声道：“姓金的你给我站住，我有话要说！”金大人似若未闻，依然前行。双方本距十八九丈，此时已到了十一二丈距离。

十数丈，仍不算近，凤姑娘话声不高，但却已震得众人耳中直响，由此可见凤姑娘的功力如何！

伟丈夫此时突然挥手低声对腾霄说了说话。腾霄恭应，扬声道：“金大人可暂留步，听她说些什么？”

凤姑娘开口道：“我奶奶说过，不能叫任何人打搅了两位高僧，现在我先警告你们，谁要是踏进十丈地区，谁就……就……”她第一次出外，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就了半天，才想起来一句话，道：“就非倒霉不可！”

伟丈夫相隔很远，却被她这句话给引笑了。笑声中，伟丈夫又低问腾霄几句，腾霄点头扔声道：“主人有谕，着你奶奶来见！”凤姑娘气恼到了家，厉声道：“我奶奶有谕，着你主人报个名儿来见？”诚信王闻言沉喝道：“丫头大胆……”凤姑娘也沉喝道：“狐鼠张狂！”诚信王恼羞成怒，只声对伟丈夫道：“卑职请命，愿率所部擒这女子！”“所部”？不错，在伟丈夫和诚信王及护国候身后，一片暗影动，隐约地站立着上百名奇客好手！

伟丈夫正在思忖间，腾霄躬身道：“儿臣有奏。”“奏”？哈哈，原来这伟丈夫竟是逐侄自立的当今万岁。

伟丈夫似知腾霄要说些什么，一笑道：“腾霄，龙生九种，种种不同，你不必多说。”腾霄脸上现出感激的神色，道：“儿臣仍觉罪孽深重。”伟丈夫一笑道：“不要再挂在心上了。”话声一顿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当然，若你能够劝说得动，使令兄令妹皆能同为一殿之臣，非但算是一件奇功，并且也是本朝佳话！”腾霄躬身道：“儿臣当尽全力。”

声调一落，突然幽叹一声道：“只惜家兄命妹，业已深受快活谷那老巫婆的影响，恐非三言两语所可竟功，除非有人能制住那老婆子……”伟丈夫接口道：“有宫中十老如何？”腾霄低声道：“有宫中十老，再加上现在的十杰，儿臣，诚信王，金大人，或可将那老巫婆一举捕获。”

伟丈夫面上神色一变，说道：“腾霄，你说是说‘或可’？”腾霄垂首道：“是，主上。”伟丈夫似乎动了气，道：“加上三尊怎样？”腾霄暗中一转念头，说道：“如此，则老巫婆成擒必矣！”伟丈夫缓缓颌首，突然道：“令妹当其左右手，今朝当先去之！”腾霄躬身道：“是，儿臣当尽所有力量望一举成功！”

伟丈夫摇头道：“不，寡人焉能使尔手足自残！”话声一顿，转对诚信王道：“传谕十杰和金成，擒这女子，万难时，格杀之！”诚信王遵谕传令道：“主人有谕，有十杰金成先擒此女，格杀亦可！”凤姑娘寒透了心，豆茎相煎，身为二哥的腾霄，竟能神色不变，一个人的丧心病狂，莫过此甚！

金大人金成，已挥手卒领十杰踏上十丈以内地区。凤姑娘猛一摇头，乌云散披，珠泪尽下，星眸采光四射，身形一

转对着祠堂，躬身说道：“凤儿告罪用雷霆八音诛尽鼠辈！”这时，风声飕飕，人影幢幢，十杰十面埋伏已将凤姑娘困于正中，而凤姑娘却视如无睹！

诚信王远远观望，认定凤姑娘已是网中之凤，笑对那伟丈夫道：“卑职请令，愿率众入祠擒捉钦犯！”伟丈夫双目陡射威芒道：“诚信王，此处那来的钦犯？”诚信王心一凛，道：“是，卑职往请程将军。”

伟丈夫颌首道：“去对程刚说，靖王军发，其志已达，皇帝总是皇帝，仍请驾坐九五，暂由老夫护国十年，别无他意！”诚信王恭敬道：“是，只怕程大将军羞对故人！”

伟丈夫一声长叹道：“这也正是老夫不愿发生的事，但他天情刚烈，若真万一有变，你要善护其体，以大将军之仪礼葬之。”诚信王应声道：“是，卑职理会得！”

好个枭雄之主，好个奸险之奴，心存必诛程纲之念，却口口声声早已断定程纲势将自刎，真好计。

腾霄更刁，明知而作不解，竟开口道：“王爷此去，小心那老巫婆！”诚信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么魔之流，怎当天子之威！”说着，诚信王把手一挥，暗影中走出了三数十名高手，走过伟丈夫后，方始相率飞身疾射而行！

郝华甫一人当先，边走边道：“王爷，你不智！”诚信王闻声似要停步，郝华甫急忙道：“使不得，如今已成骑虎，退必死！”诚信王心中暗骂，“那老婆子，真有那高的能为？”郝华甫盯目诚信王一眼，叹口气道：“护国候胞兄胞妹，都是快活谷中第三代的弟子，护国候那高的功力，仍非敌手，要不他焉有不抢先立功的道理？”诚信王惶然道：“那可怎么好？”郝甫头

一低，又长叹一声道：“说不得由卑职带七虚攻打正门，王爷可带其他高手由后面攻上，王爷千万记住，您别人入祠堂！”诚信王一愣道：“这怎可以……”

郝华甫接口道：“怎不可以，主上人在祠前，断然无法看到，王爷再行险，只怕京中诚信王府，要变作护国候的家了！”诚信王转念恍然，一点头，顿率一半好手绕向祠堂的后方去！

郝华甫临近诚信王的一番秘语，竟然没能逃过身在十八九丈以外的腾霄，这也是天意。

腾霄天资聪明多谋，突见郝华甫紧行，又见诚信王和郝华甫双双脚步慢了下来，已知一切。他目光转动，躬身向伟丈夫道：“儿臣虽蒙主上恩谅，不使儿臣前往涉险，但摇旗呐喊及派令高手相助诚信王却还可以，所以……”

伟丈夫颌遂道：“好话，你传令吧，不过，你本身不必前往，寡人也需人相伴，另外再留下两三名好手备用。”

腾霄应声，立即接着传令，道：“尔等分出一半，由祠后绕行，多多小心王爷虎驾，莫令王爷独身涉险，事后必有重赏！”八俊由四奇领率，高应着飞身而去。

此时，祠前那十杰十面埋伏大阵中被困的风姑娘，已与十杰动手，风姑娘以一敌十，竟连身法都没动过。十面埋伏，顾名思义自是十分凶险，可惜碰上了大行家，风姑娘从对十杰开始，竟没迈过一步。

她一动不动，于是乎埋伏俱皆失效！金成怎容如此结局，一声令下，十杰走动，突将阵势紧缩，由五丈缩到了丈二，十般兵刃挟风而上！十般兵刃，十种功力，取向五十处

不同的部位，凤姑娘一身大小穴道，四肢及胸背，无寸不在尖锋光闪之下！

常人至此，若想安全而出阵，乃痴人说梦！

八方被困，只除上腾一线之机，而金成这时突撒三丈流星锤，阴阳双锤头如万箭集的，点向上方空处！

凤姑娘若再不动，一身上下至少平添三二十个血窟，谓欲上遁，正当万斤重锤，怕不头碎如粉！

好个快活谷中小天凤，一声冷笑，人往下方微微一矮，左掌一翻，一甩，右掌一挺，一拍，施出了雷霆八音！雷霆八音，黄帝绝学，失传何止三五百年，据说八音齐，天地变色，当代能叫出这个名字来的人，绝无仅有，自更无人识得！

眼见十面埋伏万刀齐攻下，凤姑娘非死即伤，突然两团黑影，回如流星天降，直贯向伟丈夫和腾霄打去，腾霄护主，飞身出剑，以全力弹震黑团！双方遭遇，巨震传到，腾霄震倒在地上，面色惨变！两团黑影，受腾霄全力一格，才坠慢下来，伟丈夫定睛看时，不由骇然，竟是金成那一双流星铁锤！再看金成，人仍虎立当地，但双掌十指皆已断落，口中血滴不止，眼见也是有死无活！

伟丈夫心头上，一阵寒意，扶起腾霄说道：“受伤了？”腾霄喘了两口粗气，摇头道：“还好，只是血气浮动！”伟丈夫目光一扫凤姑娘，低声道：“快些传令，大家皆退，快！”腾霄强压下翻腾的血气。传令皆退！

晚了，太晚了！凤姑娘身形一转，失去踪影，接着一片惨呼传出，一条条人影自祠堂内震甩出来，落地不见半丝挪

动！伟丈夫双目中失去那震人的威芒，代之的是一片骇意，拉着腾霄手臂，急促的说道：“走，咱们先走！”腾霄应声，和伟丈夫转身欲行，竟双双惊呼出声，暴然退步不迭，数丈外那些高手，如傻痴般竟无一人救应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说来平常，在他两转身之后，面前平添了一位中年妇人，素衣布裙，但却掩不住那绝色的无伦的威仪！

腾霄虽没见过对方，但一望即知是谁，他比那个人都怕，自是慌不迭地向后退！退！退！伟丈夫更比腾霄聪明，于是手仍牵在腾霄臂上，也向后退，他们退，中年妇人进，一进一退转瞬十丈！退！退！退！背后传来一声冷哼！回头看，也知道是在不知不觉间，退到了凤姑娘身前，身前有人，身后有人，进不敢，退也不敢！

中年妇人冷冷开口道：“凤儿，没人丧命吧？”凤姑娘道：“没有，那姓金我已给他止了血！”中年妇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没吓着那两位高僧？”凤姑娘笑道：“他们睡的好好呀。”中年妇人又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人虽说平日狗仗人势，狐假虎威，恶行很多，但不值我们手染血腥，去放了他们！”凤姑娘道：“凤儿斗胆，已将他们功夫全废了！”中年妇人颌首淡然道：“办的好。”凤姑娘银牙一咬，道：“奶奶，还有个最最不能放过的人……”腾霄一颗心，已提到那嗓子眼。

中年妇人目若利刃亮似闪电扫过腾霄，道：“他有万般死罪，你却不能动手！”凤姑娘低声道：“他胆太大，竟敢骂奶奶是……”中年妇人神色一正道：“不必多说，去办你该办的事！”凤姑娘应声而去，人如一条白光，在倒卧的人群一闪，刹那又回到了当地，这次是站于中年妇人的身后，正面对着

腾霄。腾霄吓的连头也不敢抬，气也不敢喘。凤姑娘嗔声道：“好样子，真丢人！”

这时伟丈夫惊魂已定，恢复了那天生的豪气，道：“你们胆子不小，真敢和我作对！”这时凤姑娘抢先说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不要脸，夺自己侄子的江山……”伟丈夫的脸红了，中年妇人却向凤姑娘叱斥道：“不准多说！”话锋一顿，转向伟丈夫道：“阁下请移步进祠堂一谈！”伟丈夫似欲相抗，中年妇人冷冷一哼，向凤姑娘道：“代我肃客，任你作主！”话罢，伟丈夫和腾霄只觉人影一闪，已失中年妇人的踪迹，这份快法和这份功力，说来是神乎其神！

凤姑娘笑了，首先对腾霄道：“喂，你给我进去，慢一步，我先对你下手，奶奶已经给了我全权，不信你就试试看！”腾霄怎敢不动，但又怎敢先动，无奈向伟丈夫道：“进去就进去，反正是这么回事。”伟丈夫头一低，凤姑娘又开口道：“我可不管什么皇上王爷的，犯在我手里，全一样，上下平等，受罪也一样多，大个子，不信你就发发横！”伟丈夫怕了，真要如此，那成什么话！

他狠狠的一跺脚道：“记住，寡人有生之日，誓将踏平快活谷！”凤姑娘凌虚一指，三分力，点得伟丈夫猛退三步几乎摔倒，凤姑娘话更简单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听明白，快活谷有个风吹草动，你那大内禁宫，燕地旧京，管叫它指顾间化作灰烬，不信你就放手干干！”伟丈夫怕了，一个快活谷，怎能比两处禁宫！何况两处禁宫，敢说没人能拦得住人家。再加上人家快活谷，只怕去的人有去无回。唉，不聋不瞎不哑，怎能作的阿公爸，认了！伟丈夫认了，一转身，大步进了祠

堂!

腾霄继之而行，风姑娘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，道：“你等等，我有话说!”腾霄伟丈夫闻声停步回顾。风姑娘好怪，竟对伟丈夫一少笑道：“看什么，兄妹说两句家里的话，你不能听，懂不懂?”伟丈夫头一低，大步直行而去。风姑娘压低声调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龙腾霄，你够狠，竟敢那样对付二娘和腾云大哥，放明白，再犯到我手里，我把你带到父祖坟上活活吊死!”腾霄一言不发，他不敢发!

风姑娘又道：“半才哥，二楞哥，若少半个手指头，我龙腾凤当月发誓，任你逃到了天涯海角，也非捉住你不可!”腾霄仍不开口，风姑娘一声冷啮闪身先进了祠堂。腾霄不敢不进去，进了客堂。

在堂中，满有意思。中年妇人在主人座上坐着，客坐上方，是一心忘尘，下首才到伟丈夫和腾霄，大家平起平坐。一心和忘尘，一言不发。伟丈夫和腾霄，不发一言。那桌案上，列有文房四宝，并平铺着浅黄纸张。中年妇人开口道：“今夜很巧，大家全聚在一道，省我不少事，否则我要上趟京城，进趟皇宫，如今却天从人愿!”

话锋一顿，目光罩定伟丈夫道：“咱们长话短说，你假靖王之名，行夺位之宝……不必有所掩饰，大丈夫作了就是了!”伟丈夫豪气激动，颌道道：“说老实话，侄儿他太过软弱了!”中年妇人一笑道：“很中肯，忘尘道友与李唐后主一样，本来是天性仁慈文弱，管理朝政日行极诈，他作不出来。”

话锋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你看清楚，忘尘道友如今有多自在，忘尘道友说过，今生不再踏上京城一步，你呢，你怎么

说？”伟丈夫道：“他能如此，我复何求，一切中人来讲吧！”怪事！妙事！奇妙的事？

国家大事，自身竟不作主，却去找上中人，说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，荒天下之大唐？不！并不！只有中人，才能平服双方，使事务圆满无事。

中年妇人开口道：“如此很好，从即日起，你不得再在明暗地方下令追索忘尘道友，在京中当你的英明的皇上！”

伟丈夫道：“可以，就如此说定。”中年妇人摇头道：“不，你须留个字证！”伟丈夫勃然道：“寡人一言九鼎……”中年妇人冷冷地说道：“今夜之会，传说出去无人能信，如不留个字证，万一有朝有人变了卦，那岂非是我老婆子的不是了！”伟丈夫再待有言，中年妇人已接着说道：“你那金印，正在身畔，盼莫推拖！”伟丈夫无奈，道：“要如何写？”中年妇人道：“四个字够了！”伟丈夫猛一抬头，恰和中年妇人目光相对！他一声嗟叹，提笔而出，并捺上了印纹！中年妇人取过之后，目光一扫，笑着递给忘尘。忘尘看过收好，合十道：“贫僧感念皇上恩德！”这真是天大的嘲讽，但忘尘却是发于内心。

伟丈夫这时不再入座。道：“夫人所谋已得，还有事吗？”中年妇人双目神光突射道：“有，还有两件事！”伟丈夫长眉一挑道：“那就讲。”

中年妇人手指腾霄，冷声说道：“此人应该早日解其兵权！”伟丈夫冷冷地说道：“寡人政事，不劳夫人！”中年妇人不理不睬，接着说道：“从前有个人，不能孝养其父亲，友爱其兄弟，但却对他的皇上十分忠心，曾冒险犯难卒成皇上心腹

重臣……”伟丈夫不屑的说道：“寡人听不惯故事！”中年妇人仍然接说下去，道：“有朝，夫人至，皇上请教安邦治国之大道，并赞其重臣的忠讲义勇，夫人早已听说此人此事，遂说道：“吾未闻有不孝其亲而能忠于其国者！”

话声一顿，语声扬起，又道：“龙霄，虏囚其二娘，毒化其三弟，为私利而豢养血仇，为谋己欲残害其兄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至极，他所以能忠心对你者，因有利可图，名利之下，你能使之他人亦能使之，愿三思！”伟丈夫没开口，腾霄却已汗如雨下。

半晌，伟丈夫平淡的说道：“还有件事情？”中年妇人眼光盯着伟丈夫，道：“我听人说，化外之地，辽海一处叫‘波斯’的地方，有些人会奇特的东西，前元盛时，兵进万里，曾掳获不少奇物，内中有种‘印泥’血为砂，艳鲜爱人，但印之纸上，经三百六十五日，则其色自失，化为无影，此宫中事，请教实否？”伟丈夫道：“吾未闻之。”忘尘却突然接口道：“有这种东西，曾作犯了小过的太监金印来用，一年印失，就不再加罚，不过我并没有见到这件东西。”中年妇人道：“那是何人掌管？”忘尘道：“是秉笔监曹仁林管着。”中年妇人一笑转对伟丈夫道：“曹秉笔是你成事的内应功臣……”伟丈夫接口道：“他身犯家法宫规，业已赐死多年了！”中年妇人颌首道：“这自然不假，不过那种奇特印泥，却不能使我安心，所以……”话声中，中年妇人食指突出，伟丈夫全身一抖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中年妇人若无其事的说道：“你已身中快活谷不传之神技，名为‘七巧神指’，此指恰正是三百六十五日发作，发则必死！”伟丈夫忍不住道：“寡人回京，即重新写一……

……”中年妇人笑道：“不必了，老身有办法使此一印泥永不退色，才出指，并本伤汝，旨在一试汝心诚否，结果……哼！”一声哼，中年妇人神色转厉，扬声道：“凤儿给我送他们出去！”

凤姑娘应声，对伟丈夫道：“我奶奶生平最恨心口不一的伪君子，今夜恰好你两个人都是，自难怪我奶奶要生气了。中年妇人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们听明白，快活谷有个风吹草动，龙家其他的关系人若有不幸，老身找上京城，恐怕将死无余地，请！”一声请，伟丈夫和腾霄逐出了祠堂。

祠堂外，远远地早已结集了一群人，一群惨失功力的人，接到伟丈夫，无不伏于地自称该死。伟丈夫好气度，挥手道：“起来，都起来回去。”

回去了，是成都知府的内宅，府大人直跪到天明，也没能蒙这位枭雄之主的召见，但他却动也不敢动。原因简单，他是裙带官，妹妹没来，理会他的人不多，虽说不多，人和人不同，烧冷灶的也有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腾霄。

腾霄回到府衙私室，换上官服，直叩而进。他跪在伟丈夫的面前，自摘顶戴，再三哭求恩准归老。伟丈夫大笑，道：“别来这个，腾霄，没听那老巫婆说吗，咱们君臣是一类的，好，咱们就一类，非出今夜这口气不可。”于是腾霄以退求进之心，如了愿，顺便一烧冷灶，提及府大人，府大人才蒙伟丈夫召见一谈。

自此，宋及雨成了腾霄的心腹，而伟丈夫，志雪前耻，腾霄遂更获上赏。护国候成了护国王，首先恭敬拜贺的是宋及雨！

宋及雨一因裙带关系，再因腾霄私心，物以类聚，他俩成了好如蜜一般的好朋友，合作无间！无间是指某一件事而说。这事，也正是护国王龙腾霄所以留驻四川的原因。

伟丈夫一代枭雄，身受奇耻，怎能忘怀！他虽未忘怀，却不敢明有异动！

老神仙说的好，快活谷风吹，燕京禁宫即成灰烬，老神仙说得出，做得到，伟丈夫深信不疑！气要出，恨要出，仇要报，耻要雪，那必须要智！谈到智，伟丈夫智高他人，只因身为九五，行作说话要步步谨慎，于是暗示给腾霄，再找上宋及雨！他们办事十分秘密，秘密到令伟丈夫都心惊动魄。

首先是，成都府城内，大户人家，频失珍藏！县捕无能，惊动了府太爷！宋及雨亲自过问案件，是破天荒的事！也难怪，案子太多了！夜夜出，天天有，甚至当府县捕快好手，夜巡不懈的当空，大户富室仍然被盗，案件如山！宋及雨无奈何，出了榜文，召请好手高人。

可巧啦，当今天生万寿，川地各府，广集金银，购得一件无价奇宝，名为“玄寒冰蝉”！据说此蝉非但能解万毒，若置诸泉中对时，取其水饮之，百毒不侵，更有补血养气之能！

物由西藏送到，时在途中，该物要在成都留置十日之久，为着和护国王同时进京，以保安全，问题是这十天內，怕有意外！另有一个问题是，必须找得巧匠，铸一奇盒，内置冷蝉，此盒若非先知启法，任是一等高手也休想打开。这想法自是很对，可惜巧匠难觅。于是乎榜文重贴，千金聘